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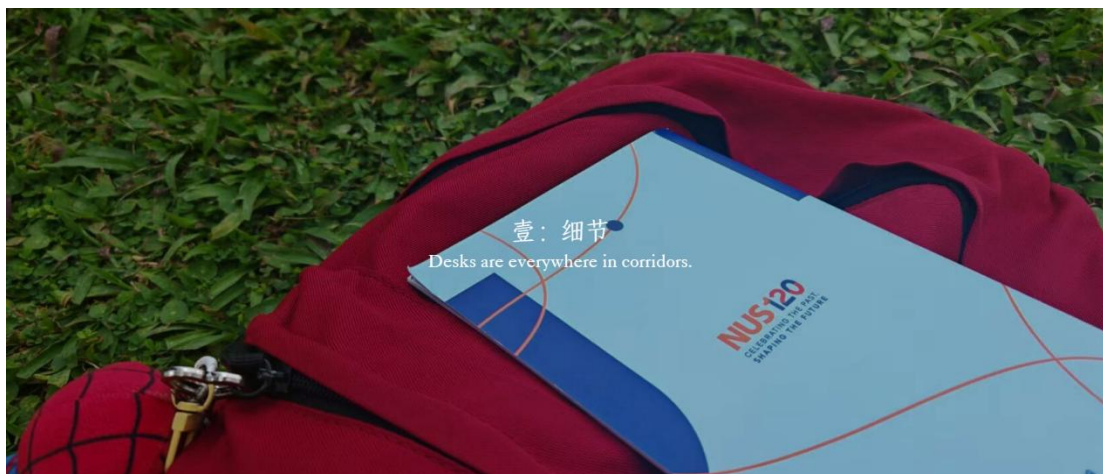
细节与勇气

——乙巳年末回顾

当道路不再艰险的时候，到来和离开将会变成多么轻率的事情啊。

——2026 届洛阳市高三二测

最富有写作情思的中学时代主观能动性却不巧是最差，遣词造句的心思不知觉中框在了作文与考试，直至今年读到 PhotonYan 的文章，才恍然意识到用文字记录自己生活的意义与趣味。我们无法停止时间长河的流逝，但把年年岁岁放在字里行间就好像在河岸边插上了一面独特的旗帜，当行至长河某处时回头遥望，便得以借此标识为抓手重新试着感受彼时彼处的心境。“我们写作，是为了品尝生活两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惜缺失了太久的系统文字训练，所以此篇回顾以完成为第一目标，用词用语的追求则次之。高中时很喜欢不带任何目的地细细品味作文材料，前几个月期末周的一个夜晚，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偶然点开一篇公众号文章推送，当时就被这个题目所吸引。从中学毕业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就隐隐约约面临着持续的抉择。一些是来自外界的，一些是自己惹来的。一些是可以被简单概括的，一些则是难说清的。大二开始时，我以为自己已经为本科乃至未来做好了选择，但今天，我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分叉路前。选择是无法避免的，重大的选择也是。如果每个选择都轻易而平淡，那便失去了冒险的趣味。



“今天是 2025 年高考的百日誓师，无限感慨。

我和那时的想象有很大不同，世界和那时的想象有很大不同。”

前几天去理工打球，这是毕业后第二次回去。这一年是 60 周年校庆，学校为很多楼宇和道路命了新名字。小路始端赫然竖着的路牌告诉我这条教学楼后紧邻食堂的路现在名为北辰。

北辰路种了许多松树，棵棵有五层教学楼那么高。甲辰年春一天，管老师高兴地说松树结上了松球。坐在窗边的我和大家一起望向窗外，只见深绿色的绒叶间隐约布满了青绿。“上一次松树结果的那年理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相信这次你们也会”，老师这样附道。

当时或现在，我都很喜欢这个美好的寓意，它让本就温暖的松树有了些许幸运与福气的意味。松树后不远就是学校的后墙，校外家属院的灯火在夜晚尤为明显。坐在日光灯下的我彼时常常会为了窗外一片昏黄的玻璃而出神，想象掺杂一丝橙色的明亮黄光是如何填满房间四角。我更喜欢蓝色，低压钠灯里能级跃迁产生的明黄是我为数不多着迷的暖色。围绕这片暖黄，许多关于未来的想象被寄托。后来我在兰交和烟台都发现过结着青绿色果子的松树，兰州七月份的阴雨天甚至让我喜欢上了松树——“夏天的

兰州常有雨，尽管偶尔会有水滴从松叶滑落到身上，我喜欢在雨停时从树下经过，感受湿润后松枝散发出的平日里难以察觉的松香”，而松树后那片象征着家庭与美满的昏黄玻璃却只停在理工，只在那里我畅想过太多以后的模样，模糊而缺少细节的模样。

26 年一月，我参观了 NTU，一所比起排名更高的 NUS 我更久仰大名的学校。

受面积和气候的影响，那里的每一栋建筑都和国内有很大不同。楼与楼之间不是独立的分割，而是交织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无论从哪里进入这方建筑都能走到想去的教室或实验室的感觉。楼层错综像山城，各种设施也如见缝插针。图书馆在食堂隔壁，没有单独的楼宇。食堂不在一楼，看不到明显的大门。实验室的玻璃都是黑色，为了避免走廊的嘈杂以及阳光的直射。有屋顶的宽敞走廊随处可见桌子，和桌子一般长的长椅子上坐着敲笔记本的学生。教室像是六边形，圆桌式的课桌坐在哪个方向望去都有一台显示课件的电视围着教室。投影仪从上直接投射，站在白板前的演讲者不会晃眼。校园绿化一承整个国家的水准，到处绿油油。

三月的一天，我点开了一条漫步 NTU 校园的视频。那天参观完 NTU，我又找到这条视频，对比着赛博图像和实际所见，也比较着模糊畅想和现实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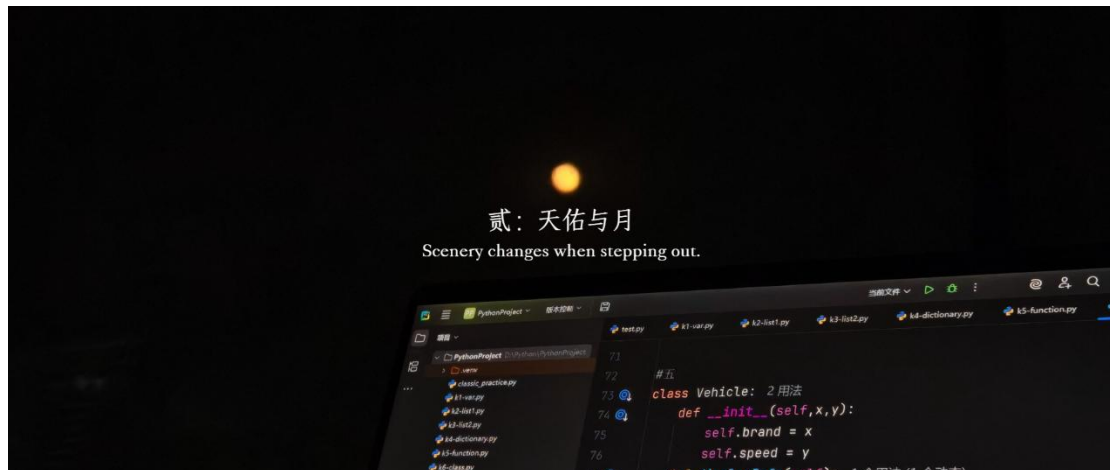
往日的每次想象像是开凿了一条流向未知的河流，带着难以察觉的宿命随机涌动，直到现实与幻想接近，眼前的波动与想象之河相交，河水冻结在一瞬而后真实的纹理凿之其上。纹理富有细节，想象之河的源头则仍是流动的模糊。练习册前教室里，对着远处楼房某块被灯光照的昏黄的玻璃发呆的我，脑海中开始的想象之河不知是仍在流淌抑或是已然冻结在了某片现实之间；NTU 走廊上木制桌椅的黑色纹路，阳光下鲜艳的玫红色三角梅，Bayfront Bridge 地标发出的红绿光，Marina Bay 银色围栏的温热，这一片细节又是多少河流的冻结，又有几支模糊的河流载着期盼铺开。于是细节就这

样出现，穿梭在过去和现在，对应着曾经与未来。

在大多数时刻，我大概很善于观察。视野范围一致的情况下，“观察力”实际意味着对细节的敏锐程度，即大脑对同一细节有更高的响应。

现实中，我容易沉浸在过多的细节之中；想象中，我却又过于天真，抛弃了许多必要的细节。一次前后对应完整的细节浮现过程会让人在下一次进行想象时变得冷静：再看到电视上标志性的金沙湾酒店，我会想起那里道路的弯弯绕绕，淡水被风吹起的滚滚波浪，而非缺少细节的、由情绪所主导的想象。

曾听知乎一位答主感慨“幻想实现的概率与其细节程度成反比”，现在我想，这两者之间也许并非绝对的反比关系。当详细程度高于某个值时，上述论断成立；而在开始的某个较低范围内，二者其实成正比：幻想的细节越多，实现的概率越大。即：缺少必要细节支撑的想象和有过分多余细节的想象一样，都有相当大的概率走向失败。



“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

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

九月开学，我开始跑步。起初只是为了完成乐跑打卡的任务，后来决定做的更多些，以1小时10公里为最终目标。期末月的忙碌一度终止了这个坚持，很多真实的感受都说不上来，但还是有几个深刻的印象留下。

这是初中之后我第一次主动挑战自己对跑步的排斥心理，也是大学来第一次认真的坚持做一件和知识学习无关的事情。弯道上有时会想起刚才的编程课，压腿时发愁过明天遥感原理课的软件还没安装好，呼吸费劲时脑中会蹦出过几句自勉的话——关于课堂解决不出来的问题而非此刻的终点线。耗费一个小时在筋疲力尽中继续背起跑道边沉甸甸的书包赶向不知道能否完成的ddl，这也许只是实现10公里的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一次练习，却是能洗清夜幕下走进天佑的人心中种种无奈和犹豫的利器。

“我们应当培养自己对于痛苦的忍耐力。痛苦的来源是多样的。作为求学者，我们大部分时间经历的是学业中的困难，习惯了于精神上的痛苦面前保持冷静。但是人的感知有物理和心理两方面，物理层面的刺激同样塑造着我们的心志。物理层面的痛苦承受力亦是一块需要锻炼的肌肉，体育就是很好的手段。除了健全精神的需要，单纯的去

感受身体的一摆一动，单纯的去抛开心理上的复杂，享受思绪仅由物理所支配的纯粹，也是美好的。”11月时我如此理解跑步中的挑战，现在尚未拾起当时的训练强度，所以我想用这句话能更好的把当时的体会说清。

我们的头顶有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的星。夜晚的天空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明亮。

这一年我拍下很多月亮，些许弥补了高中校园无法记录下自己驻足的每一轮月光的遗憾。值得先提到的是，我对头顶的天空知之甚少，尚未涉及过必要的天文知识。无法从天文规律的角度理解这片夜幕，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感受点缀其间的光亮的美。

和一位老师的感受相似，我对夜晚的印象从小时候的沮丧到慢慢长大后逐渐从深邃的黑中感到安稳的慰藉。仿佛动荡、变化这些令我感到恐惧的元素是个以阳光为生的怪物，夜越深，我便越置身于安全之中。而人类的视觉系统高度发达，我们主要依靠光线来感知世界、躲避危险。光明意味着温暖、安全和社群，因此人类对光明有着源自遗传的向往，夜幕中发出光亮的星本身便能让人感到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一生之中总有那么几件事，好比什么体重，汇率，利息，社交圈，陪审团，孩子的学校，开车的司机，一旦被我们认可下来，我们就希望永恒不变”，对我而言，有迹可循的月光圆缺、形状交替可以给予我“于所有暂时性不变的永恒之间”的静止感，一种比季节变换更值得信赖的有序感。

抬头仰望之时，或许是在走廊的窗前，或许是在教室的笔记本之前，又或许是在某条曲折的小路上，以光年为衡量单位的恒星沉默的布满苍穹，如此遥远，却又如此具体可感。

这学期几次看到“满天星”时的感受都很深刻。第一次是走在网球场后的小花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我偶然抬头望向天空，意外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光亮，布满视野。那也是

我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城市的天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我们拥有的星尚且很多。

第二次则属于排球场旁的小路，由于天佑在施工，我不得不每晚绕路回宿舍。于是我看到了树木林立间的星空，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宇宙森林。那天我结束了本学期最后一门考试，应试追逐的浪花骤然褪去，仰望中的一瞬我感受到陪伴的意味，无垠而坚定的陪伴。

“永远不要忘记头顶的星空”，初中读到的这句话虽然骤听有些无聊，但星空大概是为数不多我们能自由拥有的宏大，其包容性能让任何生活中的琐碎都显得轻微了。



“假如我不再敷衍”

五月，我去到了杭州。一天晚上和同学在西湖边上吃完饭，我临时起意尝试步行绕西湖一圈。从银泰开始，经过断桥，经过苏堤。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湖面看得越来越清。行至一个弯道，起了大风。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我看地图上自己还尚未走完三分之一，便只得停步回头。往日的每次旅行都是与父母家人一起，那天未竟的步行，现在想来是第一次一个人在陌生城市的游荡。

后来在烟台、新加坡，我在和同伴一起的间隙中又一个人跑去了很多地方，有爬上一座能俯瞰市区和大海的小山，有走到一条画着孩子们涂鸦的隧道。一个人看到的风景好像能记忆更久：脑海里零碎的景致不仅在横向中悠长，而且在纵向上深刻，日后某个时刻就会没缘由的突然想起。

如果说想象中我对自己的期许是结合更多现实的细节，那生活里我则希望自己能跳出更多的细节开来。习惯使然，我常常把自己放在细节当中，站在许多个矛盾的交点，因而担忧左犹豫右。高中讲过一篇莎士比亚的课文，书中用“延宕”形容复仇路上因为犹豫错失几次良机哈姆雷特。我想哈姆雷特是看到了太多彼此冲突的细节，对矛盾的每一面都倾注了同等的权重。“人脑的过拟合就是无论感官接收到什么信息都试图与记

忆产生联系并尝试着理解。不过，并非所有的信息都需要有意义”，毫无疑问，万物皆有其有用的一面，但对于某一时刻、某一阶段的我们而言有些事情就是需要被冠以无意义的头号。白云是很美好的现象，但对于陆地遥感而言这是进行地物信息识别的主要干扰。只有把一些事情推开，才能让重要的东西显现。

九月听 WhyNotTV 播客时，有两位嘉宾都提到自己并不怕失败，无论是创业还是科研。我一直对此难以赞同，拿不出这样的坦然与信心，想不出失败后自己要怎么以乐观的心态对待。当时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只有把这条路顺利走完我才会觉得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幸运的是，现在的我能看到更多的可能，虽然还没到能平静的说出“失败了就失败了”这样的境地，但对于未来少些担忧、对眼下多些关注应当是个好的改变。如何把一个个可能变得确切，如何真正的将一个可能实现，是我更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依赖于一些勇气。勇气一词有些鸡汤的意味，但我还是愿意更多的读到其中的坚定和平静——在开始的热情消失时仍然继续的品质。写大一总结时，我发现自己总是能看到许多却做到很少，“我想做的事情太多”在解释为什么整日忙碌时我这样给自己回答，试图掩饰效率低下的事实。可也许这样的缺点其实并不需要上升到性格或者思考方式这样的抽象层面才能解决，很多看似顽固隐秘的问题也许只需要每个细小处更好解决的积累，只需要一个新习惯的建立。

“世上有太多问题未获解答，但究竟是因为人们知道得不够多？或是因为对创造的程序以及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不愿放任整个心灵去运作所造成的呢？”，应当相信每一个实体都有其组成，都可以被拆解，所期冀拥有的从来都存在，只是需要组合。这不仅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也同样成立。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也是由过往生活的每一瞬所见所感堆积而来。于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些已存在的弊处与阴影，只是长久错误的积累所致，不是什么神秘的怪物；那些许愿得到的未来，只是依赖重新组合的现

在，没有格外的遥远神圣。



这一年喜欢上了逛各个地方的公园，希望我们都能怀有走在树林中的平静和耐心继续
热爱生活的每一刻。新年快乐！

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二十四日 丙午新春之际 于洛阳